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二十三回 瘟富翁誤墮迷途 名校書安心忍浴

且說林黛玉見邱八仔細看他，低低的朝著邱八笑道：「啥格好看介，阿是勿認得倪？」邱八笑道：「並不是不認得你，只為你一刻之間換了兩身衣服，越覺嬌媚動人，所以我留心打量一番，打算要替你畫個小照。」黛玉聽了把嘴一披道：「倪是勿好格，陸裡趕得上范彩霞？耐勿要鈍囉！」邱八一笑，也學著蘇白道：「阿唷，先生勿要客氣，倪倒是真心閒話囉！」說得一席客人通笑起來。黛玉故意把邱八瞟了一眼，道：「故歇末說得實梗好，只怕隔脫仔兩日厭煩起來，倪搭請也請耐勿到。」說話之間，黛玉又進去轉了一轉，又換了一身衣服。密色繡花緞襖，妃色繡花褲子，天青緞子弓鞋，將頭上珠花一齊卸去，單戴著一隻一條龍珍珠押髮。臉上的脂粉洗得淡了些些，那粉頰之上略略暈起兩個酒窩，覺得他淡抹濃妝，無一不好。

邱八雖然是個花叢老手，卻從來沒有經過這樣風情，只樂得心窩上奇癢難熬，扒搔不著。黛玉見邱八已經入彀，越發的笑語慇懃，風生四座。

邱八忽然想著，問林黛玉道：「剛剛有好幾張叫局的票頭來叫你的局，你為什麼不去應酬？檯面雖然要緊，好去了再回來的呀！你不怕脫了局得罪客人麼？」黛玉含笑道：「耐八少是難得到倪搭來格，耐肯賞仔倪格光，就是倪交仔運哉。格兩上堂差勿去，得罪仔客人末，啥格希奇勿煞，倪剛剛關照下去，說倪今朝堂差勿出哉。」邱八聽了，□分歡喜。那一班客人要拍邱八的馬屁，好討他的喜歡，大家極力稱揚，恨不得把個林黛玉立時就抬上天去。依著他們的口氣，差不多說得個邱八就是個再世的李藥師，林黛玉便是個當今的張紅拂。這一席酒直吃到□二點鐘方才散席，客人陸續辭去。

黛玉見邱八賊忒嘻嘻的坐下，天南地北的扳談，明知邱八心中巴不得要想住下，卻做個欲擒故縱的法兒，立起身來，裊娜娜娜的走到邱八身旁，低聲問道：「辰光勿早哉哩，耐阿要原到范彩霞搭去罷。倪是勿好留耐格，明朝說起來，大家難為情。」

說著，把身子一倒，直倒入邱八懷中，並倚香肩，低低嚙口，又問著邱八道：「八少，倪格說閒話阿對？」邱八此時已經心蕩魂搖，六神無主，急切問張開大口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黛玉又逼他一句道：「勿末末勒浪倪搭，借仔一夜乾鋪罷，倪到後房去困，讓耐一干子舒舒齊齊阿好？故歇是深秋天氣哉，勿要半夜裡轉去受仔風寒，倪倒擔勿落格個干係。耐格身體又虧，勿是約約乎格。」邱八聽了，覺得林黛玉說的話一句一句的打人心坎裡來，□分熨貼，就是自己家中的妻子，那裡有這樣關心？

便含笑向黛玉道：「你特地叫娘姨過去把我請到院中，現在好意思推我出去麼？我就依著你的話兒，在你院中借個乾鋪，但你卻不許避到後房。我們大家規規矩矩的可好？」黛玉道：「只要耐八少肯賞光，是再好勿有哉。耐八少說格閒話，隨便那啲倪總嚙啥勿肯格，只怕倪嚙撥格號福氣。」說著背臉低頭，掩口而笑，邱八更覺魂消。

這一夜，邱八就在黛玉院中住下。黛玉把平生第一等迷人的伎倆施展出來，任是邱八的外交學問再好些兒，已不知不覺的把一塊主權所及的地方，輕輕地輸到林黛玉的勢力圈內去了，施著那禁制的壓力，漸漸的不得自由起來。這邱八住了一夜，被黛玉騙得骨軟筋酥，給了五□塊錢的下腳，又體己給了黛玉三百塊錢。黛玉故意分毫不受，退還邱八道：「倪故歇嚙撥啥格用場，等到倪有用場格辰光再問耐拿好哉，倪勿勿像格號信人單敲客人格竹槓。既然大家要好末，也勿在乎格點洋錢，八少阿是？」邱八聽他說得有理，也便收回，心上反覺過意不去，便問黛玉可要什麼衣裳首飾？黛玉一口咬定不要，反說邱八不曉得他的脾氣，當他是愛抄小貨的信人。

邱八聽了，那裡曉得黛玉存著一個要借他忍浴的念頭，只認得黛玉同他恩到極處，所以不肯叫他浪費錢。

隔了兩日，黛玉關照相幫，說先生有病暫時不能出局，須要調理幾時。就有什麼客人來到院中，黛玉自己不去應酬，只叫娘姨回覆有病不能出來，卻成日成夜的伴著邱八，和他寸步不離。邱八一舉一動都是黛玉親身服侍，不肯假手他人。那班娘姨、大姐的趨奉慇懃更不消說。邱八因他們連日辛苦，另外給了一百塊錢。黛玉執意不許，叫娘姨仍舊退還，自己卻向邱八說道：「倪出仔工錢用仔俚篤，生來該應服侍格，要賞啥格洋錢！倪也曉得耐格脾氣，勿要說是一百毛洋錢，就是一千一萬，耐也勿放勒心浪。不過倪人末吃仔格碗斷命堂子飯，倒勿是格號壞人，要倪壞仔良心敲客人篤格竹槓，倪從來勿行格。」說得邱八更加歡喜，伏伏貼貼的住在院中。

又隔了幾天，黛玉看準邱八的性情已是死心塌地，沒有什麼變卦的了，那一天夜飯之後，黛玉正陪著邱人說說笑笑，甚是高興，忽然皺著雙眉，看著邱八。看了半晌，長歎一聲，那一對秋波便流下淚來，慌得邱八連忙追問。黛玉只是不答應他，儘管低頭溫淚，那一種可憐情態，真如雨打桃花，風欺楊柳，畫也畫不出來。邱八見他這樣，□分心痛，便挨著黛玉一處坐了，低低的問他。黛玉一言不發，只把粉面偎著邱八臉兒，拉著他的手嗚嗚咽咽的，那眼中的淚就是如亂滾珍珠一般，撲簌簌的流個不住。憑著邱八怎樣溫存，怎樣追問，只是漠漠無言，直把個邱八哭得急了，恨不得自己替他，拍著胸脯道：「無論你有天大的為難，總有我一人承認。料想也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快快住了哭，和我說個明白。你可知你哭到這個樣兒，叫我心上好生難過，替又替你不得，倘若哭壞了怎麼好呢？」黛玉聽邱八說到這句話兒，心上好生歡喜，方才停住了哭，拭了淚痕，抬起頭來看著邱八，歎一口氣道：「別人家看仔倪末像煞蠻開心，倪心浪說勿出格心事，賽過勒浪黃連樹底下彈琴。」急得個邱八做足道：「急驚風撞著了你這慢郎中，我這樣的問你，你還要說著閒話。」黛玉道：「倪格事體才是脛裡脛搭格，說起來也叫作孽。」

黛玉便裝點了一番說話，說自己的虧空約有二萬開外，又不肯壞了良心，敲客人的竹槓，所以生意雖然甚好，總是不夠開銷，以致虧空愈拖愈重；前節又被客人漂了兩筆局帳，各店帳開銷不轉，幾乎壞了名頭，生意做不下去。添枝帶葉，細細的向邱八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倪故歇想起來，做仔格個斷命生意，總歸嚙撥收梢，倪倒是早點肯壞壞良心末，也勿造至於弄到實梗樣式，故歇倒是上勿上，落勿落，要除脫仔牌子勿做生意末，倪毋勿起格個台，要做下去末，倪實在拖勿起格虧空。」

八少，耐替倪想想看，叫倪阿有啥法子？」

邱八聽了，哈哈的笑道：「我道你是什麼天大的事情，要急得這般模樣。原來不過是為著一點兒虧空，也值得放在心上，這樣的張皇，難道我姓邱的這點事兒都擔當不起麼？」黛玉道：「耐八少看仔格點虧空自然嚙啥希奇，像倪陸裡想得出啥法子？」邱八道：「你究竟有若干虧空，不妨對我說明，待我替你慢慢的想法。」

黛王朝著邱八看了一眼，面上做出一付感激的樣兒，卻又朝他搖手，道：「謝謝耐格好心，肯替倪想法，原是再好勿有格事體，不過倪無緣無故拿仔耐格洋錢，叫倪心浪陸裡意得過，故歇倪想起來，隨便那啲總歸還是嫁仔人格好。不過倪要嫁起人來，比仔別個信人加二煩難。倪勒浪上海灘浪總算有點名氣，老實說推扳點格客人，倪也看俚勿上。再說起格排滑頭碼子格年輕客人，要討倪轉去格多煞來浪，格是加二勿連牽哉。格個嫁人是一生一世格正經事體，勿是勒浪弄白相，倪又勿比格排嚙撥長心格信人，嫁仔人再要出來做生意。倪要末勿嫁，嫁仔人末陸裡再好出來，所以倪揀來揀去，總歸嚙撥中意格客人，像耐人少一樣格客人，倪看得總算中意格哉，耐人少啲是格規規矩矩格人，陸裡肯討格信人轉去？八少耐去搭倪想想；倪看中仔客人末，客人篤勿肯要倪；客人看中倪末，偏生倪又勿肯嫁俚。說來說去，總歸一格勿成功。倪格種人活勒世浪，真真叫作孽囉！」說著把眼睛擠了一擠，覺得眼裡酸酸的好像又要流下淚來。

邱八聽了黛玉這一番說話，就如新鷲巧轉，嬌鳥弄晴，又似成衣的熨斗一般渾身熨貼，三萬六千毛孔無一處不曾熨到，滿身發起奇癢，從骨髓縫中透出一股說不出的快活來，向黛玉笑道：「你也太多慮了！你既然想要嫁人，何不早些與我商議？」

只要你自己心中情願，沒有什麼委屈的地方，我總可以替你設法。只怕你心中不願嫁人，三心兩意的打不定主見，我就無從提起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倪末阿有啥勿願意格？倪格碗斷命飯也吃得勿要吃格哉。只怕耐八少看倪勿中，勿肯要倪，倪也嚙啥念頭轉

呢。」邱八道：「只要你拿定念頭，不要到了將來自家懊悔，我豈有倒反推辭的道理？但有一件，我卻有些不甚放心，你須要自己心中打算，免得懊悔嫌遲。」

黛玉問他還有那件事兒不甚放心，邱八道：「你們做了信人，身體是散淡慣的，一嫁了人，便要依著良家的規矩，有許多不能自由的地方。你們堂子出身的人那裡受得住這般的拘束？我們二人，現在的交情是再好沒有的了，但是要講到『嫁』『娶』二字，也甚是煩難，不是可以鹵莽從事得的。萬一你心中不願，口是心非，那時我把你娶到家中，進退不得，豈不是為好成惡，耽誤了你一生一世的事情？所以我也要預先同你說明，好等你自家籌劃，不要勉強應承，這倒不是玩的。」

黛玉聽了著急起來，便拉邱八的手道：「倪格閒話，一塌刮仔才搭耐說完哉。」

耐再要說倪三心兩意，耐信人阿有良心？耐既然勿相信倪末，等倪罰格咒撥耐聽聽，省得耐嚇殺仔人。」說著，便發誓道：「倪要說仔一句假話，嚙撥真心末，叫倪活勿過今年格大年夜。」邱八聽了，連忙按住黛玉的嘴，道：「我不過一句話兒，你也值得這樣的著急，一定要發起誓來。」黛玉道：「耐開口閉口總說倪是壞人，叫倪阿要發極格！」

邱八此時覺得心滿意足，暢快非常，也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只看著黛玉嘻嘻的笑個不住。黛玉橫波斜睨，星眼朦朧，也用一方白細手巾掩口匿笑。四體慵抬，玉山自倒，倚在邱八身上，好像沒有一絲氣力一般。邱八便問他倒底有多少虧空？黛玉便一一的細說出來，卻止有一半真情，其餘多是虛報，約有二萬開外。若在別人聽了這許多虧空，怕不先就嚇得頓口無言，筋酥骨軟。幸而邱八家中真有百萬家財，聽了黛玉這些虧空，不過口中答應一聲，全不在他心上。當夜黛玉又把邱八灌了無數迷湯，說了許多刺骨錐心的說話，追魂攝魄的深情，任是邱八花叢閱歷的慣家，也免不得被他迷得夢魂顛倒。

到了次日，邱八便請了他一個朋友來，名叫陸友恭的，卻是個有名的堂子幫閒、青樓蔑片。請了他來，與黛玉講論身價。黛玉卻一口咬定不要絲毫身價，只要邱八替他還清虧空，此外不取分文；並說他揀來揀去，並不是為著邱八有錢，為的是揀中邱八的人物，所以情願嫁他。邱八起先尚有些疑疑惑惑的，沒有□分決定，及至聽了黛玉這一番說話，覺得□分入耳，好似魚吞香餌，蝶戀花心，被他鉤得定定的，那裡還計算什麼將來？當下一口許定，先替他還清虧空，然後擇日迎娶。林黛玉見邱八已經應允，便立刻叫相幫的出去，把門首那一塊一尺餘長、四寸餘闊、金地黑字的書寓牌子探了進來。黛玉親手接了，放在桌上，回過身來笑迷迷的走到邱八身旁，並肩坐下，向邱八道：「故歇倪探仔格塊牌子下來，倪就是耐格人哉，難是隨便啥人到倪搭來，倪也勿見格哉。」邱八見他做事爽快，自是歡喜。

隔了一天，邱八便去划了一張二萬銀子的期票，先交與黛玉，到期付銀；又擇了三日之後，迎娶黛玉進門。黛玉收了邱八這張銀票，也不知他究竟還了許多虧空，自家留下若干，這卻做書的人未曾看見，不便講他。

只說邱八在新馬路賃了一所五樓五底的洋房作為公館，以為迎娶黛玉的地方。

那公館內鋪設得□分富麗，盡是紅木、紫檀鑲嵌螺甸的木器，奪目輝煌；又有兩間大菜間，都是外國家生，裝飾得更是雅潔，邱八在上海的應酬本來闊大，那班知己些的朋友公送了兩班髦兒戲，鬧熱非常。到了吉期，一樣的紅裙披風，朝珠補褂，清香彩轎，頂馬高燈，把個四大金剛的林黛玉抬到家中。新人出轎之後，喜娘扶著黛玉，獨自一人參拜天地，然後向邱八見禮。邱八連忙朝著喜娘搖手，叫他不要叩頭，只行常禮。於是喜娘扶著黛玉深深萬福，邱八也微微的還了一躬，方才送入洞房，大家飲酒。正是：

樓上花枝之影，昨夜星辰；枕邊鈿合之盟，春宵苦短。

欲知黛玉嫁了邱八，究竟如何，下文交代。